**圆桌派第二季第20集 成熟：从作女到熟女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潘采夫、马未都、马伊琍**

窦文涛：而且这个我发现伊琍外在没变化，内在有变化，不是，说了半天呢，就是说其实真是像马爷说的，就是说这个心胸都是被这个委屈北区给撑大的。

所以真的人家就说，比如说老板说不是他赚了多少，而是他吞下去了多少，就是他。

马未都：他能吞下去嘛。

窦文涛：他能容，但是这个跟，就是对女人的改变，你觉得跟这个结婚生子生孩子有没有关系？

马伊琍：有。

窦文涛：因为我有一个体会挺有意思，当然我这也是偏见，我就是观察身边的，我就发现你像我们身边，比如说像吴小莉，像这个许戈辉，就是生了孩子。

生孩子之前呢，你觉得她跟男的没什么两样，不，在事业上边都是一心一意，都事业心特强的，她生了之后呢，不是说事业心不强了，一样还强。

但是我怎么老觉得她有了一种坦然，或者说你比如说像吴小莉就跟我说，她说我自打生了孩子之后，主持节目很多晚会一开头，不是一群小孩子手牵手出来嘛，她说我只要一看见一群小孩子我就流眼泪，她说我这个心就变柔软了。

而且你看戈辉也是这样，她这个原来是也是事业心强，但是生了孩子之后，我现在反倒感觉她心里有根，而且她甚至能享受工作。你看要这么说，这生孩子治百病。

马伊琍：我觉得女性是需要依靠结婚生子来让她变得更丰富的，因为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孩子，尤其是我的大女儿，我觉得她让我经历第二次，人生的第二次成长，有很多东西在我没有生孩子的时候，我比较简单粗暴的认定，这就是对这就是错。

然后有了孩子以后，我才学会开始换位思考，学习就是宽容一些，然后也知道我的那些，我的就是对某些事情的苛刻的要求，其实会给别人造成压力，也会给自己造成伤害。我觉得孩子真的是天使，虽然有时候是魔鬼，但孩子其实真的是天使，是天上的天使看见你有问题，她下来帮助你。

窦文涛：呦，说的真好。

马伊琍：这样每次你这么想，如果孩子哪儿把你惹急了，你就不容易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那你觉得你以前的苛刻一般是在什么地方苛刻？

马伊琍：我比如说以前，我在剧组里就是很容易看见人家哪儿做的不好，我就生气了，我就容不得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

窦文涛：眼里不揉沙子。

马伊琍：我现在就是，我会怎么说，我就会给对方，我觉得要一定要给人犯错的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生下来都会犯错，如果人家都像你做的这么好，对不起，人家就不在这儿做场工了，就不在这儿做灯光助理，不是在这儿做道具助理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定是因为你肯定比他们有长处，但你因为比他们有长处，你就不见得你是比他们高贵的，你就可以去指责他们。

更何况我拍戏，我是把演戏当事业，我在片场，我是把这个当事业来追求，可是有很多人不是把拍戏当追求，他是完成他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。如果是带着这样的，你想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工作的，他是不能体会我对这些东西要求那么苛刻的，你知道吗？

所以你要换位思考，你要懂得他们很多人是来养家糊口的，你要给人家一次犯错的机会。

潘采夫：上周刚有一个演员说，把一群众演员给打了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？

潘采夫：然后有一万多群演员都去找这演员去了，就在横店，是不是那演员要求太高了，或者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。

潘采夫：或者群众演员内心的委屈很多，因为乌压压地上万群众演员。

窦文涛：我都不知道，跟我聊聊。

马未都：它就是一个，那演员的名我都念不下来，也不是，肯定不是太大的演员，要太大演员我就知道了。

潘采夫：说是一线群演，他的外号叫一线群演。

马未都：然后把另外的一个群众演员给打了，打的可能挺重，然后别人就不干了嘛，因为他这个群体都是在这个抱团，在一个平面上的人都抱团。

潘采夫：有微信群啊。

马未都：然后就去闹，据说后来还把那个酒店砸了什么，那肯定那人就害怕了，就到警察出警，很大。

马伊琍：事实上他们，其实他们就是没有学会换位思考，你要知道他为什么是群众演员，你为什么能在这儿当专业演员，你们肯定这个水平就不一样。

马未都：差距，有差距嘛。

潘采夫：人家一天一百多块钱。

马伊琍：对，你不能拿你的要求去要求他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马未都：我就有一次就被教训特别深刻。

窦文涛：什么教训？

马未都：就拍节目嘛，拍节目呢，那个节目已经是从六点钟，晚上六点开拍，拍到夜里12点就差几分钟12点了，眼看就要完了。那个五百观众，那观众全是花钱雇来的，就没有人不给钱，然后坐在那儿他们就开始骚动。

骚动就拍不下去了，拍不下去，那还差一点没完嘛，然后我就多了一句嘴，我就站起来了。我说这个我说的是这样，就因为他再一骚动，就更麻烦。因为那时候好在是骚动，我就站起来跟他们说，因为他们还比较听我说，我就说我说你看，我都这么大岁数，我也难受，我也咬着牙坐在这儿，我说咱们再坚持一会儿，咱就完了。

然后台上马上就有一个人就说，那你挣多少钱啊，我当时一点都不瞎说，我心里那气球唰就瘪了。

窦文涛：这群众的呼声。

马未都：我腾就坐下来了，我说，我心里就说我自己，我真不该说这句话，我确实，如果我后来我就说，我原来也有那种不拿钱的节目，可这节目确实拿钱了。

然后呢，我就不敢说了，如果我要真的没拿钱，因为我有好多节目是不拿钱的，我就敢说我也没拿钱，我没拿钱，我比你还少呢，对不对？

马伊琍：可是你抱的心态是不一样，你原来不拿钱去做的节目，你不是为了挣钱去的。你本来就是因为喜欢那些节目，我现在也有不拿钱的节目。

窦文涛：马爷义务劳动多了，像什么保护犀牛什么的。

马未都：对，那都是不拿钱的，还贴钱呢，但是我不觉得人家说的不对，人家警示我是对的，那确实是你给他们那么点钱，他在这儿坐六个钟头，而且他坐到高处那个都是一台阶，那坐的很累的，我们坐那个椅子就比他们舒服的多，也很累了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我跟你有同感，咱们就说我现在觉得成熟，实际还有一个就是你得接受不完美，你得接受不如意。

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社会里，很多场合我就发现，实际上这个平衡是非常脆弱的，它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你比方说我因为我母亲卧病在床，比如说我老要跟我父亲想请个护工，想请个保姆，请六七个，他都给打出去。

你觉得到最后我不得跟我这个父亲就是讲，他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第一个保姆来了，她偷饺子，我给妈妈做的饺子，有一天我爸爸就不能容，一进病房，一看那个保姆喂我妈妈一个，喂自己一个，当时就蹿了，老头儿，你知道吗，就不行。

第二个又嫌太贵，第三个又嫌不干净，第四个，老老实实，到最后一个算不错的吧，说是每天黑着个脸，你知道我后来我自己我就发现越来越像父亲，也是。

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很多工作的结合，你比如说为什么你不能要求完美，他拿这个钱愿意干这个活儿，其实很多行业都是这样，他是刚刚好达到这个平衡，您要是说，你是活是干得了，可是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，感觉你好像很不愿意干，我就觉得你这个就属于忒苛求了。

有的时候所以我就劝我爸，我说你知道他所有相关人等，能聚到这个情况下，每个人都到了忍受的边缘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平衡是非常脆弱的，如果你再较劲一步，这个平衡就打破了。

马未都：对，他只有一个办法，能够让他有笑脸，就是多给他1000块钱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我爸平衡也打破了。

马未都：就是他有一个预期值，比如他预期值是5000块，或者说这个行业都是5000块，你给他6000块，他一定就好很多，你就多给他1000块，你不要告诉你爸爸，你就跟那个保姆说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给你的是原来的价钱，这样他心里也舒服，不要让老人家知道，你实际给了多少钱。

窦文涛：诶，你看这贤妻良母。

马未都：我再给你说一个这种例子。

窦文涛：给我出这招不错。

马未都：跟她的例子几乎相同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他给他爹妈雇的保姆，那他妈有一个毛病，老人了都90岁了，嫌保姆在家里一天洗一个澡不行，她跟保姆说一个礼拜只能洗两回澡。

她原来想说一个礼拜洗一回，她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一个礼拜洗一回，那现在的保姆不干。

马伊琍：对啊。

马未都：不干怎么办呢，他说我惨了，他说我们家门口有一桑拿，他说我花一万块钱买一卡，买一卡塞给保姆，就是说你每天出去，拿这个卡上桑拿洗去，然后呢那保姆还洗得挺勤快，一个月就洗完了，又要一张，说这比保姆贵多了这张卡，他说我就不敢跟爹妈说，他跟他爹妈说不通这件事，他说任何一个保姆都不可能允许，就是你说洗两天澡就完了，他那水才多少钱，他说水我交，但是老年人他不听你这个，就很麻烦。

潘采夫：服务差我觉得是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，就是我自己的处理办法是，比如说打车、叫家政服务，你要永远多给钱，你打车比如说25块钱给30 ，其实就多给五块钱。

马伊琍：就不要找了。

潘采夫：那司机高兴地，那对你的服务特别好，家政服务说25 ，我们通州那时候便宜，25块钱一个小时，我说给你按50块钱一个小时。

马伊琍：你这个是在，你这个非常不好，你这是哄抬物价。

马未都：我也同意。

马未都：可以略高一点。

马伊琍：就是被你这样的人扰乱了。

潘采夫：不给别人说。

窦文涛：你这就叫会过日子吗？

马未都：你这个不是会过日子。

马伊琍：你这个不行。

马未都：你这个代价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只是在你这一个人好，剩下的他给别人的服务全都完了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你破坏了这个行业。

马伊琍：对，你把他惯坏了。

潘采夫：我没想得这么深。

马未都：平衡可以让它有一点俯仰，但是不允许翻车，是这个意思，你这就叫翻车了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这又有一个定义，成熟意味着分寸，他拿捏的就在一点点。

潘采夫：我有点任性。

窦文涛：你有点任性。

潘采夫：给太多了。

马伊琍：你这是骄纵了，这个是。

潘采夫：是有点，就是为了得到别人一个笑脸。

马伊琍：其实你很简单，就是。

潘采夫：花的钱太多了。

马伊琍：对，你可以最后比如说，你跟司机说一个那个没事，五块钱不用找了，这是一句话，但是你不能让人家觉得，是我应该的这么做。

还有比如说阿姨你给钱，然后最后你比如说多给了多少钱，你就说那个阿姨你今天辛苦，这个就你回去给孩子买点东西什么的，就要有一个名目。

潘采夫：我那也是不管别人家洪水滔天了，可能到别人家，到马伊琍家，你不给我这个钱，我就不好好干。

马未都：你那不属于成熟，属于过熟，烂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而且我听这个伊琍现在对咱们的这个安慰说理，我觉得真是一个那种明理的妻子那种感觉，她特别贤明的那种感觉。你要在家里，比如说处理你真能，你觉得可以蒙老人。

马伊琍：我给你讲。

窦文涛：可以撒谎。

马伊琍：其实我最累最累的就是面对找阿姨找保姆这件事，因为我们家老大没有找过阿姨，后来曾经就是说，你不知道我妈节省，就是他们，我妈妈是52年，我爸爸妈妈52年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们父母就这样。

马伊琍：他们那一辈过来的，她就跟我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女儿刚生下来，她就跟我说不要找月嫂，家里我跟你爸爸都年轻，因为我爸妈24岁就生了我，他们很年轻那个时候，我们帮你弄，然后每天，有一天我妈喜滋滋的跟我说，你看现在你爸爸是男保姆，在家里拖地板买菜，我是女保姆，我带孩子做饭。

我们省下来这么多钱，可以吃很多很多生煎包和小笼馒头，然后他们以此就特别洋洋自得。结果到了我女儿四个月的时候，我妈妈美尼尔氏综合症，累，就是累的你知道吧，一下发起来，半夜里血压到200 ，我又喂奶，又把她送医院。

我爸在家看着孩子，把我搞得第二天又急性乳腺炎，就整个乱套，我外婆就跟我妈说，你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家里要找一个阿姨帮忙，因为说我还要出去工作的后来，后来你知道吗？

我每次在现场，我经常回了家一看，阿姨没了，我妈妈请阿姨走了，就是经常。

马未都：对，她直接就轰她走。

马伊琍：她都不用跟你打招呼，所以后来我就跟她急了，我说你不可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就把阿姨哄走了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是要有人来替你分担的，我说你住院生病，你生病其实我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。

好，知道了，接下来后来老二出生以后，家里有阿姨，其实我每天最怕的就是接到我妈电话，我跟阿姨吵架了，或者最怕接到阿姨给我发短信说，小姐我不想做了。我每次看到这个，我就脑袋嗡一下就大了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这也是我现在面临的，我就是如何能够让父亲让爸爸接受一个保姆，他就怕花钱呢，他就不要。

马伊琍：所以钱的事，千万别让你的父母插手，通通你自己跟阿姨对接。

窦文涛：呦，我爸那跟中央情报局似的，你一天多少钱？我儿子给你多少钱呢？

马伊琍：你跟阿姨说好，你得跟阿姨说好了，因为阿姨。

马未都：聪明，这时候你跟阿姨是亲人。

马伊琍：对啊，阿姨也聪明，她也想要挣钱，她也想好好做下去，她不可能故意的把自己饭碗弄丢了，对吧？你得跟她两个人串通好了，把这事说好，倒不是说要去蒙老人家。

说实话，你给阿姨一个实实在在的工资，其实老人家还是觉得干嘛要去花这个钱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自个儿干活动。

马伊琍：我明明做得动，对，我还能依靠这个锻炼身体，将来不会得老年痴呆症的，老人家通通是一样想的，没有一个老人家不是这么想的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那你最后是怎么让他们同意的呢？

马伊琍：同意了，就是我急了嘛，我跟他们说你们把阿姨吵掉了，我现场拍戏都拍不好，家里后院起火。

我说你们考虑过是哪个损失重，是我不要拍戏了，我从此以后就回家带孩子了，这样好，还是你们稍微就睁个眼闭个眼，有时候因为阿姨对孩子好，你也放心嘛。

马未都：就够了。

马伊琍：给阿姨多吃点儿东西什么，多给点工资又怎么了，然后好说通了以后，最后接下来就是说，你一定要跟工资这个事，除非你家里有一个人，是你爸爸妈妈是能理解你这个，你让他们知道，基本上钱的事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。

窦文涛：主要还是晓以大义是吧。

马未都：就是他知道的是一个表面的东西。

马伊琍：对。

马未都：就是不能全部知道，知道他肯定，他心里难过。因为那一代人，我也是，我是55年的，我跟你爹妈差不多一个岁数，就是这一代人，像我这样，我是走出来江湖上混的，什么事儿都见过，他们安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，对给外人，就是目前这个社会的报酬，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。

因为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恨不得给一个月的工资，是他年轻的时候一年的工资，他就心里就就不舒服，他不是你的存折上有没有钱，他跟这个事还没关系，他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平衡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还真的是，就说现在咱们都处在这种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这事让人成熟，不得不成熟是吧？而且马上你就得感觉，你这个脑子里边考虑的问题就多了，所以我一想起就是当年最早看见这个伊琍演戏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女人的前半生，就是你演那个《我的前半生》，我让他们找了一组这个照片，你可以看看，这是最早，你看。

马伊琍：这是《婚姻保卫战》。

窦文涛：你再看，《乔家大院》。

马伊琍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我迷上你是从这儿迷上你的。

马伊琍：真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《乔家大院》。

马伊琍：这是。

窦文涛：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。

马伊琍：对，这是第二个孩子生完了。

窦文涛：你再看，这个是现在，我们的小编说脸一点儿没变，但是通过今天这么一聊，我觉得心理变了很多。

马伊琍：对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作为女演员来说，有没有这种害怕年龄，有这种感觉吗？

马伊琍：我觉得是女人都会有一点，都会有一点害怕年龄的，但是就是你要知道，年龄这个东西是你最无法对抗的，它就是该来就来的，所以就往往你用一个接受的心态去对待它，你有可能还是会让人家觉得你很年轻，你越跟它对抗，对不起，你真的对抗不了，你使多大劲对抗就把你弹回来有多远。

窦文涛：那怕不怕影响演戏的这种什么星途什么的。

马伊琍：不会，我们就是到了哪个年龄，有适合哪个年龄阶段的那个作品。比如说以我现在的这个角色，我想我30岁，我在演夏琳的时候，我肯定演不了，而且我也不懂，我也不理解，我也不理解现在一个全职太太的苦恼，和她如何被打落到低谷再重新站起来。

我觉得其实这反而是我的一份经历，我觉得是一份福气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现在这戏里演的这种太太，跟你也完全不是一路，她是那种基本上就赖在老公身上，天天看着老公。

马伊琍：对，但我身边看的多。

窦文涛：我问你，你觉得女人可不可以这样活着？

马伊琍：我觉得也是看你怎么经营这个婚姻的吧，两个人夫妻关系是两个人是流动起来的，有的时候我见到过有的太太她不工作，但是她本身有非常高的文化素养，她在跟先生谈论某些艺术的东西，或者某些先生也喜欢的东西，两个人聊的特别来。

你说这个先生会抛弃她吗？就她跟你能流动，你们之间的能量是流动起来的，是有交流的，每天在一块是有话说的，就会觉得过得开心。然后如果两个人之间不流动，没有共同语言，通常这样的婚姻比较难以持续下去。

窦文涛：我这次跟伊琍这么一聊，过去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我们十年没见。呦，我觉得你能当我导师了。

马伊琍：没有没有。

窦文涛：这个女的好像是，因为她遭遇的事情多了之后，如果内心还能强大，我觉得会锤炼出一种非常明慧的一种，明达的这么一种情况，像咱们这男的，其实反倒很多时候是hold 不住性情。我觉得她身上又有上海女人的那种精明，但是又有北方女人的这种大气，是吧？你有什么缺点吗？

马伊琍：有啊。

窦文涛：说说，说说，不能光夸你。

马伊琍：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服软，这个是我现在在努力的。

窦文涛：你最近一次跟谁不服软了，能说吗？

马伊琍：就是这种就是不服软，好像就是表达在处处。

马未都：这个改变比较难，她性格问题。

马伊琍：是，比较难，但是我现在在学习，就我看周围的朋友，女朋友，有的时候说话稍微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发个嗲，就有时候学会发个嗲，很多事情就很好办了，就迎刃而解了。

窦文涛：你会吗？

马伊琍：稍微学一点儿。

窦文涛：他们就讲说上海女人的特征，说是就俩字，一个嗲一个作，你听说过了吗？

马伊琍：那个地方都有这样的。

马伊琍：只是上海人那个嗲的那个说话的强调，你们觉得很特别，所以大家老喜欢说上海人。

窦文涛：怎么特别？上海女孩嗲起来什么样？

马伊琍：就是比如说不要呀，就是不要呀，就是不要，这个意思。

窦文涛：不要呀。

马伊琍：比如说其实这个东西她要的，她也说不要呀，就是这样子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马未都：勿要呀。

马伊琍：对，勿要呀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我曾经跟一个上海女孩盘盘道，那个盘盘道，我发现我的感受就是九曲十八弯，她就是给你绕啊绕啊绕。

马未都：那这个撞上北方男人很合适吗，刚才说什么我不要啊。

窦文涛：不要。

马未都：北方男人怎么说，让你拿你就拿着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马未都：那不就正好了吗？

马伊琍：对啊，这女孩也觉得很过瘾。

窦文涛：那我也挺好奇，就是说你是学表演的，你比如说我今天，我经常会想起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做主持人，对很多情况的处理。你今天想起来你觉得到了这个年龄或者这种阅历，你在这个演技方面有什么新的这种体悟吗？

马伊琍：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有到了镜头前面，才会知道我会怎么演，你看到了那个对手，才知道我会怎么演，这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

就是很魔幻的，然后它是出会出乎你的意料的，如果你自己会觉得是出乎你的意料，观众看也会是出乎意料的东西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你开头你想的那个，不见得是你真正呈现出来的。

马伊琍：对，我不去，我现在不喜欢去过早的去设想，给它规定死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抛开，就像比如说一杯茶，你今天喝这杯茶，你是要喝可乐。

如果你前面喝的是茶，你要把那个茶倒干净，你拿着一个空杯子去装可乐，你喝下去的可乐才是原汁原味的，你懂吗？

马伊琍：就是说当我跟对手演戏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抛开所有的东西，我不要带着自己的假设和自己的预先设想好的东西，因为你并不知道对手会怎么样，你直接接受对手给你的东西，有时候这样现场出现的碰撞才是最美妙的。

窦文涛：就是那一瞬间的相遇是吧？

潘采夫：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你的戏好像比以前尺度大了，哪方面尺度大。

马未都：那你没少看，没少看。

潘采夫：有时候会看那个片花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潘采夫：这可能是主办方或者说他制作方宣传的。

窦文涛：我至少是发现她参加我的节目，穿衣服尺度大了。

马未都：这有什么尺度。

窦文涛：过去都不露肩的，不是，你要说这个，为什么我就说，有一个现在就是这个怕老的这种心理很有意思。

你说，先不说女演员，我有时候去观察还挺有意思，包括今天的很多男演员，按说都是咱们尊敬的表演艺术家，无论文化层次都很高，但是我怎么发现他们穿衣服也是穿的跟吴亦凡似的，真的就好多六十多岁的，就是老演员，演技是没得说。

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有意识的，希望自己的观众就不要觉得自己老老去了，有时候你平常看机场穿衣服，平常生活里穿，那他真的穿得跟鹿晗他们似的，但是实际上你也知道他六十多了，你知道吗？

马伊琍：那你觉得好看吗？

窦文涛：好看。

马伊琍：那就行。

窦文涛：因为他身材还是维持的特别好，但是我从这个里边看，你说作为演员，他有没有这种紧张感在里头。

马伊琍：有啊，有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拍前半生的时候，陈道明老师不是其实是来客串的，陈道明老师那是我们的前辈，以前都是我们在旁边看他演戏。

然后这次他来，他很有意思，因为他的戏份台词很少，他总是在旁边一会儿上个茶，因为他演一个料理店的老板，很多戏他是没有戏的，就都是我们在演，但是他不会找个别的地方去坐着休息，比如说打电话什么，没有，他永远站在旁边看，不说话就在旁边看。

有一天我们大家一块吃饭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陈老师，我说你，我说你常常在旁边看我们，他说对，他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他们那时候红的这帮演员表演是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的，你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，到现在这个年代来演，他说是有可能要脱节的。

所以我今天站在一个，虽然是一个前辈的角度，但是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，我来看你们正当年的人是怎么演戏的，我来学，他说我想要融入，但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姿势非常难看，你懂吗？就是不能是够的，我得首先是具备了这样的，具备了这样的能力。

他说所以我是来试试水，看看，我说觉得你说的特别好，说陈老师，你说我们是正当年，其实只是对这部戏来说，那你要说正当年，现在85后、95后的年轻的女孩子、男孩子，那红的，这粉丝比我们大就是多的多了去了，都红成那样，其实他们也算是正当年，对不对？

所以我说陈老师，我现在也在向你一样的学习，我以前会排斥，我觉得他们哪懂演戏是吧？我现在也会去看一看，我要知道，他们红是这个道理，现在小朋友喜欢看是这个东西，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些东西，所以虽然你对这个年龄是有一定的畏惧的，但是你不要抗拒。

你如果掌握了更多的，更多的去迎接你的年龄到来的这些个法宝，我觉得你到时候就比较从从容容的了。

窦文涛：哎呦，所以说要不说人家厉害，真是都是有原因的，这家真是有这个见识。

马伊琍：你根本不能想象像陈道明老师，而且他身材保持的特别好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马伊琍：穿的特别时髦，特备酷。

窦文涛：穿得就跟吴亦凡似的，我看。

马伊琍：比吴亦凡还要酷。

窦文涛：还酷。

马伊琍：就因为他身上有那个劲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马伊琍：所以你想他在旁边就站着，插着这样看，就看你们演戏，不提意见不说话，就看你们怎么演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这样的学习的状态，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去。

窦文涛：他未来能生存，这个我是什么意思？最近那个《未来简史》的作者，那个什么赫拉利不是到中国来讲了这么一圈儿。他讲的这个，我结合最近我收到的很多信息，我就发现你得知道时代在变化，而且必将变化。你比如说他过去说，工业革命就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，它是未来的科技革命，很有可能会诞生一个无用阶级。

不是说水泊梁山那个吴用军师成军了，就是说没有用，你现在就是说，这个知识更新的速度，你连学生今天大学里学的，可能十年之后就都用不上了。

马未都：什么十年，大一学的大四就废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就所以呢，更何况就是说上点岁数的人，可是另一方面你看，人类的寿命又在延长，就是现在他们说整个生理的规律，现在是早熟晚衰。

你看现在很多四五十，过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那看着跟老头似的了，现在你像陈道明老师这样的，你看着也就是三四十岁那么年轻。马爷你怕老吗？

马未都：怕。

窦文涛：表现在哪？

马未都：表现在心里，我表现不出来，我是这样，我原来特别，就我没有感觉，对年龄什么都没有感觉。

但是人是这样，40岁以前没有任何感受，就是对年龄的差什么都没有感受，不管看岁数大，岁数小都没问题。到40岁那天，因为我们有个文化，说四十不惑，你过了不惑之年了吗？你就有一丁点感觉，很小的一点，50岁那天呢就有一点悲哀，就觉得已经过半百了嘛。

潘采夫：知天命了。

马未都：就觉得就是50了，不怎么高兴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那没法高兴。

马未都：第一个事就是说不过生日，不过生日，没什么好庆祝的：然后关键是过60 ，这心里就有点特别不适，就我到60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这50岁挺好的，就开始都不奢想再往前了就已经。

窦文涛：我一定要珍惜我的今年。

马未都：我告诉你，所以我老跟后面的人说，因为我是过来的人，我觉得一个男人最好的日子，最好的日子是35岁到55岁，因为我是过来的我才敢这么说。

这20年是你的黄金时期，就是你要做事干什么，都是这20年，过了55岁以后，任何人的体力，我体力是非常好的，我都58岁了，我还奔西藏直接上去，上的那个什么寺院，所有人全瘫了，就剩我跟那大喇嘛了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跟不上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毕竟是体力是，你体力一摔，你心力就衰，过去不知道什么叫累，就是多累多什么就吃顿饭睡个觉就全没了。今天会积累，有时候觉得有累心的感觉，我原来没有累心的，不知道什么叫累心，我心怎么累了，没有，就是觉得永远有空间，永远没使完。

但是过了这个年龄，就开始有这个问题，有这个问题就现在就很怀念年轻的时候，我过60才有这个感觉。

窦文涛：采夫正是这个年龄段儿，你现在有危机感吗？

潘采夫：最大的问题在于我踢球老了，其实我最注重的不是我其他的，我什么什么的，只是球踢不动了，我原来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一天踢八个小时。

马伊琍：那你换一种球踢吗？

潘采夫：那不行。

马未都：那不行，那是保龄球了，那不能自个儿自个儿。

潘采夫：那是足球，你必须，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个梦想，男人要死，不是死在床上就要死在场上，足球场上，其实到我这年龄，基本上人家都供着我了。大哥这球传的不错，自己跑了。

我咔一长传，人家就是去追，但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点悲哀的，那我觉得就是对于踢足球来说，我已经退役了，很老了。但是对于马爷说的那个一辈子那个，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。

马未都：我是因为，因为我现在特别关心的一件事，就是说希望人类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，让人均岁活到100，就是个人就活100岁。

然后好一点的活到130，150，这算有重大突破。我就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，让我们赶上。就这么自私。

窦文涛：这一回这个赫拉利讲了，有可能的。

马未都：是有可能，现在是逼近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他向这个人类提出一个警告，警告就是有可能，将来是少数人有条件、有钱或者掌握这个人工智能的人，他可以不断的更新身体，可以不断的比如说，他就像机器一个月去趟医院，一个月去趟医院，你可以活永生甚至是，对吧？

马未都：永生我不相信。

窦文涛：对，就是说。

马未都：我不相信。

窦文涛：你可能出车祸你还是会死，但是你只要一直维护着你这个机器，可能实现那个就是至少很长，但是呢，另一个矛盾是什么？就是他就说更大多数的没有条件的人，比如说穷你明显着，那将来人的大脑，

马未都：这人挑事，这人挑事。

窦文涛：越傻你越脑残的，脑残的越脑残，你知道吗？傻的越傻，但是聪明的越聪明。

马伊琍：他高处不胜寒也没劲，自己活着。

潘采夫：统治世界就是这个意思。

马伊琍：一个老头150多岁自己在那儿活着，人家都。

马未都：有做伴的，没作伴的你活着跟谁说谁都，要不说，不要说，我原来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那个老丈干子活100岁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到岁数了，我就愿意跟岁数大的聊天，看他们怎么活的，我就去找他聊天，他说别找他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没意思，我说怎么意思？

他说他跟你说的事，最近的都是50年前的事，没啥意思了。

窦文涛：乾隆年间的事。

马未都；对，跟你说的都是五十年前的事，你不听着很寡味吗？就这个意思。

窦文涛：这说远了，但是我就是说咱说比较实在的，你说伊琍你觉得作为一个女人，假如说有一个黄金年代，黄金时代的话，你觉得是什么时候？

马伊琍：我觉得应该是四十多岁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？

马伊琍：这个时候是你的阅历，正好就开始积累了，而且你已经，其实人生已经经历过一些东西，也会得到一些感悟，你正好已经大概，大概就是说感悟完了的时候，然后孩子也是到了一个很挑战你的那个年龄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去，其实思想是最丰富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不觉得吗？他们说亚洲的这个流行文化里，有一种对年轻漂亮的崇拜。

马未都：哪个，欧洲就不崇拜吗？

窦文涛：你还真甭说，就是咱就比如说你像好莱坞的电影里，我那天看一个好莱坞明星，咱们的明星拍广告，是50岁的人恨不能扮成20岁的人，是这个打扮，这个化妆。

我发现有些好莱坞明星他胖就胖了，他四五十岁就是一个四五十岁的样子，拍个广告就是穿个西装，非常简单就拍一个广告。

那我就觉得在他们的那一种文化里，大家就能够欣赏这种四五十岁的人，就是这个美，白头发就白头发，一样有这种风霜之美，你觉得。

马伊琍：我觉得我们的审美慢慢的也会那样的，其实我们现在当演员已经比以前那个时候当演员幸福很多了，你记不记得这以前的女演员很多，为什么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，有的已经不能生孩子了，或者是就是说隐瞒自己的婚姻，隐瞒自己的孩子。

但是我们现在的小孩，现在的演员很年轻，就公开自己结婚了生孩子，其实观众已经越来越宽容了，我觉得这是一直在进步在成长，所以我相信有一天，我们中国的观众也是会像欧洲他们一样。

因为欧洲是其实女性四五十岁的作品往往是最好的，也会开始接受这样的东西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我过去可能是有一个误解，你觉得有没有一部分女人心中，就是人们他讲就叫少女心。就是说，对，也许我到了五六十岁，我可以演出一个演技精湛的一个中年妇女。但是好像有些女性是不是心里还永远希望，大家把我当成年轻漂亮的小公主，就是因为我花容月貌，这种吸引力希望能够永葆，你觉得女人心中有这个吗？

马伊琍：肯定有这样的女人，一定有。

窦文涛：你不是？

马伊琍：我不是，这也太累了，就是其实装嫩是最累的一件事。

马未都：二十多岁，装嫩首先不能胖，胖了装不了嫩。

窦文涛：真的。

马伊琍：对，但是你就是不胖，你再装嫩，你的眼神也会出卖你的。

潘采夫：它跟现在的这种互联网或者媒体，它的宣传的趋向有关系。比如我这个年龄段的女神叫赵雅芝，大家说赵雅看上去像20岁。

窦文涛：赵雅芝是你的女神。

马未都：比你得大一辈人，比我都大，我告诉你。

潘采夫：对啊，就是六十多岁的时候，大家说你看怎么像二十多岁。

窦文涛：我至少够上一张曼玉什么的，你都赵雅芝了，《新白娘子传奇》时代是高中，那时候她已经四十来岁了，那时候，但是演的是十几岁的少女，包括像朱茵那时候真是，大家宣传的就是说，如何驻颜有术，青春不老这是好的。

窦文涛：你驻颜有什么术？

马伊琍：没有术。

马未都：有胶原蛋白。

马伊琍：我没有术，而且我也不爱运动，但是我唯一的就是说我喜欢走路，我不懒，我喜欢能干的事一定自己干。我不会像很多演员，成天365天身边都带着助理。

我不，我不工作的时候，我绝对没有助理，然后什么事儿都自己，然后去接孩子都是走路。其实我每天我都是淹没在人群中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就在马路上穿过那个，在那儿买了个葱油饼去接我女儿了；这儿买了一两生煎，一边走着一边吃了。

窦文涛：那都认不出来吗？

窦文涛：认不出来。

潘采夫：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，其实马伊琍老师不是以性感来行走的，就是老的最快的往往是以性感路线著称的人，因为她的第二性征会很快的会显现出来变化，就是以内涵风来行走的人，实际上。

马伊琍：谢谢，谢谢。

潘采夫：是抵抗得住时间的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说的很深，就是马老师从来不是靠身体的，所以到今天也不怕岁数，来祝马老师青春永驻。

马伊琍：谢谢。

窦文涛：青春永驻。

马伊琍：祝各位都早日咱们都能够那个享受到科学的福利。

窦文涛：对，永生不老。

马未都：尤其我。

潘采夫：寿与天齐。

窦文涛：马爷，有希望。

马伊琍：马爷你有希望。

马未都：我就是等着这个科技的新突破，真的。

马伊琍：但是我觉得马爷的心态特别好，你不觉得吗？他没有像有的人直接就装，我不怕老没事，他直接就说了，而且他还特别期盼现在的这个科技能够带给他，就是我觉得他很真实，对，带给他福利。

马未都：那当然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马爷你知道有一句古话，老而不死是为贼，对不起，开玩笑。

马未都：不怕。

潘采夫：只要能长寿。

马伊琍：只要有福利，管他你说我什么的。

马未都：这个福利可能很快会到来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我觉得光咱们变老头儿没什么用，重要的还得有像人家伊琍这样的，知心的红颜知己陪着咱们，咱们长寿才有意义。

END